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言語部二

比喻

尊天貴風雨管子萬物——而——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

平原之澤奚有於高大山之隈奚有於深管子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高行在身雖有

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

祈羊沈玉 管子山高而不崩則｜｜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極矣

懷繩與准鉤 管子｜｜｜｜｜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鉤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

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 管子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也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 管子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也

虎豹託幽而威可載 管子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山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

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
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
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之｜
｜｜｜｜｜｜｜｜｜也

迹求履憲　管子循｜｜｜之｜也夫焉有不適善注
迹者履之所出憲法也擬
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

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管子無儀法程
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
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

燕雀之集道行不顧　管子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
物燕雀物之小者也故
曰｜｜｜｜｜｜｜｜

堂上百里堂下千里門廷萬里
管子｜｜｜遠於｜｜｜｜遠於｜｜｜｜遠於｜｜今
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
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
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

情通矣門廷有事朞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

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管子｜｜｜｜｜｜｜｜｜｜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

鳥飛准繩管子｜｜｜｜｜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

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見上

一樹百穫管子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者人也

立朝夕於運均之上管子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擔竿而欲定其末

朝揉輪而夕乘車管子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欲｜

丨**鼎足**管子召忽曰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丨之有丨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按三人召忽管仲鮑叔

左書右息管子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丨丨而丨丨之注反用左手書右手息而不動倒行逆施之譬

百馬伐驥管子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

澤下尺生上尺管子如天雨然丨丨丨丨丨注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

使水逆流管子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丨丨丨丨

唯陶所為恣治所鑄管子猶埴之在埏也丨丨之丨丨以丨猶金之在鑪丨丨之丨以丨

水平雲平管子丨丨而不流無源則遬竭丨丨丨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

毋代馬走毋代鳥飛管子丨丨丨丨使盡其力丨丨丨丨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

風與波管子能若夫丨丨丨乎唯其所

欲適

登春臺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飄風驟雨老子｜｜不終朝｜｜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老子｜｜｜｜｜｜｜｜｜｜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以久立身行道也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

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不欲｜｜｜｜｜｜｜｜｜｜注琭琭喻少珞珞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也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老子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見上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見上

操煙之徒晏子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

丨而君終不知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晏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

社鼠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丨丨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

公狗之猛晏子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丨丨丨丨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

美哉水乎清清堅哉石乎落落晏子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丨丨丨丨丨丨其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丨丨丨丨丨丨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遬亡也

鹿

生於野命懸於廚
晏子｜｜｜｜｜｜｜
｜｜嬰命有繫矣
臨難而遽鑄兵

噎而遽掘井
晏子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
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
譬之猶｜｜｜｜｜｜｜
｜｜｜｜｜雖速亦無及已
秋蓬
晏子輔拂無一人諂諛
我者甚衆譬之猶｜｜
也孤其根而美枝葉
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懸牛首賣馬肉
晏子靈公好婦人
而丈夫飾者國人
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
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
女子而男子飾裂衣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
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於門而｜
｜｜｜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不服則外莫敢
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假以指喻
子華子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
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也言之致

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譎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消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寶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徼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誑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

曲言 見上

拯溺錘石救火投薪 鄧析子 令煩則

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丨丨丨之以丨丨丨之以丨**倒裳索領**鄧析子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几者以及走馬驅逸足於庭求猨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丨丨而丨丨**抱薪加火爍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鄧析子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丨丨丨丨必丨丨丨丨丨丨必丨丨丨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染蒼則蒼染黃則黃墨子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曰丨於丨丨丨於丨丨丨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

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敺驥 墨子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敺耕柱子曰將｜｜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

童子為馬 墨子大國之攻小國譬猶｜｜之｜｜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

文軒敝轝粱肉糟糠錦繡裋褐 墨子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

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丨丨之與丨丨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丨丨之與丨丨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丨丨之與丨丨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

分定 尹文子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丨丨故也

飛蓬乘風 商子今夫丨丨遇飄風而行千里丨丨之埶也

投策分馬 慎子夫投鉤以分財丨丨以丨丨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慎子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醉者神全 列子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

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堯牽舜箠

列子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一羊｜荷｜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爭魚者濡爭獸者趨

列子｜｜｜｜｜｜｜｜非樂之也

岐路之中又有岐

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白往黑歸

列子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而｜｜而｜豈能無怪哉

爝火

莊子日月出矣而｜｜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樂出虛蒸成菌

莊子喜怒哀樂慮歎變慹

姚佚啟態｜｜｜｜｜曰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今日適越而昔至　莊子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也

醫門多疾　莊子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山木自寇膏火自煎　莊子｜｜｜｜也｜｜｜｜｜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伐漆割　見上

鑑於止水　莊子人莫鑑於流水而｜｜｜｜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莊子夫｜｜｜｜｜｜｜｜｜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有力者負之而走　見上

續鳬斷鶴　莊子鳬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亡羊　莊子臧與穀二人相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胠篋探囊發匱 莊子將為｜｜｜｜｜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

播糠迷目蚊虻噆膚 莊子老聃曰夫｜｜｜｜｜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則通夕不寐矣

大澤礨空大倉稊米 莊子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仁義先王之蘧廬 莊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推舟於陸 莊子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今古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也

柤梨橘

柚味相反而皆可口莊子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邪其｜｜｜｜｜｜於｜

褚小懷大綆短汲深莊子｜｜者不可以｜｜｜｜｜者不可以｜｜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求馬唐肆莊子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於｜｜也注唐肆非停馬處

去其害馬者莊子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椎拍輐斷莊子｜｜｜｜與物宛轉注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

無嬰逆鱗韓非子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飛必冲天鳴必驚人韓非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

王曰三年不翅將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丨丨丨丨雖無鳴丨丨丨丨子釋之不殺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

越人不疑羿慈母逃弱子　韓非子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丨丨丨丨不可必則丨

一葉之行　韓非子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丨丨丨丨也

三人成虎　韓非子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丨丨言而丨丨今邯鄲之

去魏也遂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龎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楚人鬻珠秦伯嫁女

韓非子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塵飯塗羹

韓非子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可以戲而不可食也

守株

韓非子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冀復

得兎兎不可復得
而身為宋國笑
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
韓非子夫｜｜｜｜｜｜｜｜｜｜
｜｜｜｜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磐石千里不可謂
富象人百萬不可為强
韓非子｜｜｜｜｜｜｜｜｜｜
｜｜｜｜｜｜｜｜｜｜石非不大數
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
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
玉巵無當
韓非子堂谿
公見昭侯曰
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器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
君曰以瓦器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
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
語譬猶｜｜｜之｜｜｜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
恐夢言泄
於妻妾
登高而招順風而呼
荀子｜｜｜｜｜臂非加
長也而見者遠｜｜｜
｜聲非加疾
也而聞者彰
所漸者然
荀子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
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

不美也丨　荀子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丨丨丨也

挈裘領　緯蹊徑也若丨丨丨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

指測河戈舂黍錐飡壺　見上

厭源開瀆　荀子丨其丨丨其丨江河可竭

六驥不致　荀子一進一退一左一右丨丨丨丨丨丨

曲得所謂　荀子府然若渠堰檃栝之於已也丨丨丨丨焉然而不折傷

度已以繩接人用抴　荀子故君子之丨丨則丨丨丨丨則丨丨丨度已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求其成天下之大事矣

咶天　荀子是猶伏而丨丨丨救經而引其足也

霜雪將將　荀子詩云如丨丨丨之丨丨如日月之光明

覺跌千里　荀子楊朱哭衢途曰此夫過舉蹞步而丨丨丨丨者夫哀哭之

川淵深山林茂　荀子丨丨丨丨而魚鼈

歸之丨丨丨而禽獸歸之

郊草不瞻曠芸荀子堂上不糞則丨丨丨丨丨塼塗塞

江海僬僥戴太山荀子譬之是猶以丨丨丨而丨丨丨也以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也顚跌碎折不待頃矣

墨以為明荀子詩曰丨丨丨丨丨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

欲南無多惡北無寡荀子假之有人而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豈謂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汪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

眸而見之荀子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丨丨丨丨也心之於慮亦然

見大水必觀荀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丨丨丨丨丨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

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决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及其得也必以餌故 荀子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弓調馬服 荀子｜｜而後求勁焉｜｜而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

不長一類不私一物 呂氏春秋陰陽之和｜｜｜｜｜｜甘露時雨｜｜｜｜

取之衆白 呂氏春秋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也

石不奪堅丹不奪赤 呂氏春秋｜可破也而｜可｜｜｜可磨也而｜可｜｜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

竭澤焚藪

呂氏春秋雍季曰丨丨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丨丨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

契舟求劍 呂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丨其丨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丨丨若此不亦惑乎

有居車無去車 呂氏春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丨丨丨丨丨丨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

兎化而狗則不為兎 呂氏春秋非狗則不得兎丨丨丨丨丨丨丨

射魚指天 呂氏春秋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丨丨丨丨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

絶江託船致遠託驥 呂氏春秋丨丨者丨於丨丨丨者丨於丨霸王者託於賢

塞上馬 淮南子近丨丨之人有善

術者丨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禮樂為鉤仁義為餌 淮南子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丨丨丨丨丨丨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

膠漆相賊氷炭相息 淮南子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氷炭丨丨丨丨丨丨也

百舌之聲不脂之戶 淮南子人有多言者猶丨丨丨丨丨丨人有少言者猶丨丨丨注不脂之户難開也

唯止能止衆止 淮南子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丨丨丨丨丨

貍變則豹豹變則虎 揚子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龍蟠蚖肆揚子丨丨於泥丨其丨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與六翮傳尸

鳩揚子鷦明沖天不在丨丨乎拔而丨丨丨其累矣夫貂狐燠揚子或問處泰之世抱周之書益乎

曰舉世寒丨丨不亦丨乎剛則甈柔則坯揚子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丨丨丨丨丨丨方

斧方刀揚子始皇丨丨將相丨丨六國方木將相方內鳳鳴鷙翰揚子孔子譜而儀秦行何

如也曰甚矣丨丨而丨丨丨也航不槳衝不薺揚子或問丨丨丨丨丨丨有諸曰有之或曰大

罷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注樓航不抱槳衝車不載薺麟之儀儀鳳之師師

揚子丨丨丨丨丨丨丨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䖮䖮未至也蜉蝣校巨鰲白芨料

大椿抱朴子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

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以指測海指極而云
｜｜｜｜｜｜｜豈所能及哉
水盡見上金舟玉馬抱朴子｜｜｜不能凌陽侯之波｜｜｜不任騁千里之迹也禽魚結
侶氷炭同器抱朴子｜｜之｜｜｜｜｜｜欲其久合安可得乎｜之枯楊瑚簋抱朴
子比之材也則結根于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陰萬畝而莫之知也捕株於途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
見用也故廟堂有｜｜之｜瓊艘瑤楫金弧玉紘抱朴子｜
｜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
｜｜｜無涉川之用｜牛緣木馬逐鳥抱朴子及責如
｜｜｜無激矢之能此之人令信神
仙是使｜｜｜｜｜也投魚於淵寘猿於木文中子楊素謂子曰
甚矣古之為衣冠裳
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
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鏘如皆

所以防其蹤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予引之者非其道也

流為川塞為淵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 文中子太原府君曰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丨丨之斯丨丨焉丨之斯丨丨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何往不利也

厚棟任重 國語不丨其丨不能丨丨重莫如國棟莫如德

醉怒醒喜 國語丨而丨丨而丨庸何傷

卬浦 國語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丨丨而後大

一个負矢百羣皆奔 國語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丨丨丨丨將丨丨丨丨王其無方收也

農夫作耦 國語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丨丨丨丨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

自踰短垣 國語今君掩王東海以淫

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　**連雞** 戰國策諸侯不可一猶||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　**兩虎相鬬駑犬受敝** 戰國策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黄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而|||其|不如善之　**纆牽長** 戰國策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指大於臂臂大於股** 戰國策臣未嘗聞||||||||若有此則病必甚矣　**輿𨽻** 戰國策百

人丨丨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

懷寶夜行 戰國策臣聞丨丨重寶者不以丨丨任大功者不以輕敵

騏驥之衰孟賁之倦 戰國策丨丨丨丨也駑馬先之丨丨丨丨也女子勝之

百獸畏虎 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十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丨丨之丨丨丨也

積羽沉舟 戰國策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臣聞丨丨丨丨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至楚北行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

去住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于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鋭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丨丨而丨丨也

井中求火 戰國策夫攻形不如越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丨丨而謂曰我將為爾丨丨也

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史記項羽紀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

衣繡夜行 史記項羽紀富貴不歸故鄉如丨丨丨丨誰知之者按漢書作衣錦

高屋建瓴 史記

漢高祖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丨丨之上丨丨水也

目論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丨丨也

啜汁 史記魏世家彼勸太子戰攻欲丨丨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注冀功勲者衆也

照千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丨丨丨豈特十二乘哉

奉漏甕沃焦釜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

務宜若｜｜｜｜｜｜也**鳥能擇木**史記孔子世家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木豈能擇鳥乎

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

發縱指示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史記三王世家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丨丨丨中丨丨丨丨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

莫邪鈍鉛刀銛史記賈生傳丨丨為丨兮丨丨為丨

章甫薦屨史記賈生傳丨丨丨丨兮漸不可久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史記賈生傳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丨丨丨丨兮丨丨丨丨

竈上騷除史記李斯傳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丨丨丨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

跖犬吠堯史記淮陰侯傳丨之丨丨丨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史記韓王信傳僕之思歸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勢不可耳

搤肮拊背史記劉敬傳夫與人鬭不丨其丨不丨其丨未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

效轅下駒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乃局趣丨丨丨丨

死灰復然史記韓長孺傳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丨丨獨不丨丨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穿魯縞漂鴻毛史記韓長孺傳強弩之極矢不能丨丨丨丨丨衝風之末力不能丨丨丨

不食馬肝史記儒林傳於是景帝曰食肉丨丨丨丨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破觚斲雕史記酷吏傳漢興丨丨而為圜丨丨而為樸

奔踶漢書武帝紀馬或丨丨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注師古曰奔踶者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泛覆也

泛駕見上

踐薄氷以待白日漢書宣帝紀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丨丨丨丨丨丨豈不

殆哉

更張 漢書禮樂志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丨丨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阪上走丸 漢書蒯通傳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丨丨丨丨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按數語見史記張耳陳餘傳無走丸之喻

束緼乞火 漢書蒯通傳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丨丨丨丨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

抱火厝薪 漢書賈誼傳夫丨丨丨丨之積丨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芒刃斤斧 漢書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丨丨不頓者

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閒非丨即丨

聖人有金城

漢書賈誼傳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丨丨丨丨丨者比物此志也

黑子著面

漢書賈誼傳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丨丨之丨丨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注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

虎翼

漢書賈誼傳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于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于兩柱之閒所謂假賊兵為丨丨者也

鼠不容穴銜窶數

漢書楊敞傳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丨丨丨丨丨丨丨者也

鐵炭低卬

漢書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丨丨之丨丨見効可信者也

土

美養禾　漢書李尋傳丨之丨者善丨丨丨君之明者善養士

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　漢書匡衡傳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乘雁集不為多雙鳧飛不為少　漢書揚雄傳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丨丨丨丨丨之丨丨丨丨丨丨之丨

失一狼走千羊　漢書西域傳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丨丨丨丨丨

口中蝨　漢書王莽傳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丨丨丨丨

駑馬鉛刀不可強扶　後漢書隗囂傳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緩其銜轡　後漢書鮑永傳永以吏人痍傷之後遁丨丨丨丨注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

物微志信　後漢書襄楷傳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丨有丨而丨丨人有賊而言忠

鳧藻　後漢書杜詩傳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軍和睦士卒丨丨注言其和

睦歡悦如皀之戲於水藻也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

後漢書王符傳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須幅以成度

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論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猶布帛丨丨丨丨其丨焉

水薤

後漢書龐參傳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屛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薄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丨者欲吾清也拔大本丨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嘆息而還

雞肋

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丨丨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

惜公歸計決矣鑿壙之址以益其高後漢書皇甫規傳夫德不稱祿猶｜｜｜｜｜｜｜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壓加嵩岱霧集淮海後漢書楊雄傳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雖未有益不為損也窮鳥後漢書李壹傳有一｜｜戢翼原野罼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後漢書野王二老傳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

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磨蕭斧伐朝菌 蜀志郤正傳注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

驅羊拾芥 晉書愍紀論擾天下如｜羣｜舉二都如｜遺｜

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 晉書元帝紀司空廣武侯并州刺史劉琨等勸進表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喬柯茂葉南金北銑 晉書職官志泰始盡於太康｜｜｜｜來

居斯位自太興訖於建元丨丨丨丨用處玆秩

氷炭不言冷熱自明晉書王澄傳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丨丨丨丨而丨丨之質丨丨者以其有實也

蜂蠆作於懷袖晉書劉毅傳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魚懸由於甘餌晉書旣灼傳臣聞丨丨丨丨丨丨丨勇夫死於重報

蘭忌桂親晉書陸機傳唐太宗制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丨丨丨而丨丨丨豈途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

常山之蛇首尾相衛晉書溫嶠傳嶠重與侃書曰僕與仁公當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騎猛獸安可中下哉晉書溫嶠傳今之事埶義無旋踵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晉書顧悅

之傳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簡文悅其對

芝蘭玉樹 晉書謝元傳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元答曰譬如丨丨丨丨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采薇中原勤者功多 晉書涼武昭王傳經史道德如丨丨丨丨丨之丨則丨丨

窮猿投林豈暇擇木 晉書李充傳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乃除剡縣令

榱椽之材不為藩落 晉書褚裒傳祖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丨丨丨丨丨合以丨丨丨丨也顧明府垂察乃捨之

得薪保耀 晉書孫登傳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

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丨丨所以丨其丨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令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千斤大牛不若贏牸 晉書桓溫傳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丨丨丨丨丨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丨丨一丨丨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

快犢破車 晉書石季龍載記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丨牛為丨子時多能丨丨汝當小忍之

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 晉書慕容超載記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兖揚南兖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麹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祿

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内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内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内屢有間言孚説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也五樓間之嫌隙漸遘

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 宋書顔延之傳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熏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

｜｜｜｜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 齊書王僧虔傳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緯

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壞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絕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為史偃所奪二子勲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為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為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曝鰓見上

蟬腹龜腸見上

屈曲

從俗能敝風露齊書王秀之傳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王遠如屏風見上墜茵落溷梁書范縝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荅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於｜席之上自有關籬墻｜於｜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如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見上未聞刀沒而利存梁書范縝傳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于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豈容形亡而神在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見上麏麚可驂何異驥

驕 梁書阮孝緒傳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以｜｜夫｜｜

蓄魚於樹棲鳥於泉 南史吳慶之傳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耳不辭而退

御人如馬 魏書神武帝紀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惡｜亦｜此｜矣榮遂坐神武于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按榮爾朱榮

堅木利器 魏書甄琛傳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

玉石駑驥 周書蘇綽傳夫良玉

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丨丨丨丨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 隋書煬帝紀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丨丨丨丨丨丨四海之中豈無奇秀

水間墻 隋書元諧傳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丨丨丨一堵丨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

十羊九牧 隋書楊尚希傳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

無二動動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并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

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 舊唐書太宗紀上於武城殿賜宴因從容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羣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矣時會中有舊識上者相與道舊以為笑樂因謂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實以告朕即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間得無疾苦耶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力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固請過并州上謂曰｜｜｜｜｜｜｜｜｜｜｜況朕於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不忘岱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於是賜物各有差

北叟失馬 舊唐書蕭瑀傳太宗嘗從容謂房元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為河池郡守應遭割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

壅以

黑墳暖以春日舊唐書岑文本傳上封事曰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丨之丨丨丨之丨丨丨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

脯腊膎腆以供滋膳參术芝桂以防疴疾舊唐書元行冲傳行冲性不阿順多進規誡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聚積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伏想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按仁傑狄仁傑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舊唐書承天皇帝倓傳賢每日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黄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

蝸蚓之餌

垂海而望吞舟之魚唐書選舉志李栖筠曰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不亦難乎所以自比於金唐書魏徵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傳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治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以卿為良匠而加礪馬卿雖疾未及衰膺得便爾

鑽皮出羽洗垢索瘢唐書魏徵傳令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惡則｜｜｜

懲沸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唐書傅奕傳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陛下撥亂反正而官民律令一用隋舊且｜｜｜｜｜｜｜｜｜｜｜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

薦圭璧

於房闥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訕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歟

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唐書朱敬則傳臣聞｜｜｜｜｜｜｜｜｜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即向時秋荼今之芻狗也

臣猶鹿也羅織吏如獵者唐書魏元忠傳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之｜｜｜｜苟須臣肉為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

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唐書張九齡傳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

罷政事而用仙客

猶髮有梳 唐書吳兢傳明皇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夫帝王之德莫甚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之｜｜

方若棋局圓若棋子 唐書李泌傳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不可復合如此葉 唐書李泌傳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矣由是不赦

銜玉賈石 唐書柳渾傳李希烈據淮蔡關

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而｜｜｜兒葵燕麥
者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懷既而果為賊縛
動搖春風唐書劉禹錫傳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
復作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
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
｜｜｜｜｜｜｜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烏鳶遭
害仁鳥逝唐書楊虞卿傳穆宗立逸游荒恣虞卿上
疏曰｜｜｜｜｜｜｜誹謗不誅良臣進倒
植浮圖宋史兵志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
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
已故邊無橫費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
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
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如水
過於昔時其勢如｜｜｜朕亦每以此為急也
在器方圓不常宋史王化基傳蓋中人之性｜｜｜之孫
｜｜｜｜｜｜顧用之者如何耳

臏用兵扁鵲醫疾宋史畢士安傳曾孫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蘇軾在館閣頗有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天下論君之文如｜｜｜之｜｜｜｜之｜｜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邪

一蛇二首元史姚天福傳侍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

王道如龍首六韜夫｜者之｜｜｜｜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

逐獸分肉六韜取天下者若｜野｜｜而天下皆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

濟則同利

見上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逸周書助余體民無小不敬｜｜｜｜｜｜｜｜｜｜｜

｜緜緜蔓蔓豪末斧柯逸周書｜｜不絶｜｜若何｜｜不掇將成｜｜

冬陽

夏陰不召自來逸周書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日之｜｜日之｜｜｜而民｜｜｜此謂歸德

狐雉之戲越絕書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于人乎

興利猶除害若海董仲舒春秋繁露故聖人之為天下｜｜｜也其｜春氣之生｜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也｜川瀆之瀉於｜也各順其埶傾側而制於南北

壬人敗歲董仲舒春秋繁露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寒暑移易其處謂之｜｜

水常漸魚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

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繇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

反裘負薪愛其毛不知皮盡 桓寬鹽鐵論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夫者也無異於愚人｜｜而｜｜｜｜｜其｜｜也

馬効千里不必胡代 桓寬鹽鐵論故｜｜｜｜｜｜｜士貴成功不貴文辭

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 桓寬鹽鐵論文學曰樹木數徙則矮蟲獸徙居則壞故｜｜｜｜｜｜｜｜莫不良其主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

潦歲盡 桓寬鹽鐵論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邱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之｜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

虎兕相據螻蟻得志 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地廣而不

德者國危兵强而凌敵者身亡｜｜｜｜而｜｜｜｜兩敵相機而匹夫衆閙

江海流膏火怒

桓寛鹽鐵論夫禮讓為國者若｜｜｜彌久不唱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暴｜而無繼

腹毳背毛

劉向新序晋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下之｜｜上之｜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黙然而不應焉

江海長為百川主

劉向說苑夫｜｜｜無不受故｜｜｜｜之｜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

浸水天雨

劉向說苑季康子謂子游曰仁

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之與｜｜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樹蒺蔾

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刼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蔾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按簡子趙簡子

順針縷者成帷幕

劉向說苑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

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大樽 劉向說苑子貢見大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大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飲江海 劉向說苑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美惡自服輕重自

得｜劉向說苑鏡以精明｜｜｜｜衡下無私｜｜｜｜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響不

辭聲鑑不辭形劉向說苑曾子曰｜｜｜｜｜｜｜｜｜｜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聚沙而雨劉向說苑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勿聽也得其人如｜｜｜｜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燕雀處屋孔叢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獘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獘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吾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戾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子母相哺喣喣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教

羊牧兕使魚捕鼠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任非其人費日無功虎卑勢貍卑身吳越春秋夫丨之丨丨將以有擊也丨之丨丨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于餌

夏鑪炙濕冬扇翣火王充論衡丨時丨以丨丨丨時丨以丨丨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

氣猶粟米形猶囊王充論衡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丨丨丨丨丨也增減其壽當亦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

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王充論衡人生于天地也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

王良登車馬無罷駑王充論衡丨丨丨丨丨丨丨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

不酤飴蜜未為知味王充論衡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學之生哉甘酒醴｜｜｜｜｜｜｜也

見馬見牛 王充論衡人病見鬼猶伯樂之｜｜庖丁之｜｜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

吠形吠聲 王符潛夫論諺曰一犬｜｜百犬｜｜世之疾此固久矣哉

翹跂 王符潛夫論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夫民也猶良工為｜｜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翹跂盡美而多量其餘拙工則一蔭之翹跂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猶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

鶉鳥欺孺子 徐幹中論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之｜｜｜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蹰跂足而不以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則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馬有和馬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

唇竭聲而不合也

蹲蹲然若將可獲見上

耿介過人劉義慶世說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朕所以好之

斲梓染絲劉勰文心雕龍才有天資學慎始習||||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

肌豐力沈劉勰文心雕龍夫翬翟備色翾翥百步||而||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

本采為地劉勰文心雕龍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矣

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劉勰新論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慼也故|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雕不增文磨不加瑩 酈道元水經注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唯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觀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摳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耶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懸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丨之丨丨丨之丨丨丨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

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 宋祁筆記予謂老子道德篇為元言之祖屈宋離騷為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為記傳之祖後人為之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鵶頭白 王楙野客叢書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丨丨丨之說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言語部三

品藻上

大器管子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丨丨也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管子鮑叔曰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千萬人之上晏子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丨丨丨丨丨丨也君子細人晏子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丨丨也相三

君而善不通下晏子丨丨也直稱之士正在本朝晏子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
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
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
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
馬乎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
不肖丨丨丨丨丨丨丨也軫方轂圜子華子夫子丨丨而丨丨者也將無乎而不可人之
準繩子華子仲尼丨丨丨丨也國之雋老子華子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
丨丨丨丨丨也命善命惡尹文子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丨丨者也
頑嚚凶愚丨丨者也逢衣徒列子丈人曰汝丨丨丨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堅
白之昧終莊子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

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

存乎蓬艾之間莊子夫三子者猶|||||||若不釋然何哉

畸人莊子子貢曰敢問|||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注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

風波之民莊子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謂之||||

枯槁不舍莊子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也才士也夫

博大真人莊子關尹老聃乎古之||||哉

稠適上遂莊子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而|||矣

么麽俊雄鷃冠子無道之君任用||||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動即明白

蚤虱之細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

吾已見孔子則視子
猶丨丨丨丨者也
革車千乘不如燭過一言
韓非子
趙簡子
曰與吾得丨丨丨丨丨丨丨
聞行人丨丨之丨丨丨也
通士公士直士愨士
荀子有
丨丨者
有丨丨者有丨丨者有丨丨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
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
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
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
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
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
所獨甚若是則
可謂愨士矣
以分異人為高
荀子忍情性綦谿利跂
苟丨丨丨丨丨不足
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鰌也
偶然無所歸
宿
荀子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丨丨丨丨丨不
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

怪說琦辭荀子不法先生不是禮義而好治｜｜玩｜｜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斂然聖王之文章荀子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窔之間簟席之上｜｜｜｜｜｜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上愚荀子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

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説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丨丨**老身長子不知惡**見上**勁士**荀子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丨丨矣**篤厚君子**荀子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丨丨丨丨矣**大儒之稽**荀子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丨丨丨丨也**獨立貴名**荀子通則一天下窮則丨丨丨丨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雅儒**荀子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丨丨者有大儒者**溝瞀**荀子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為修也其愚陋丨丨而冀人之以已為知也是衆人也**雅文辯慧**荀子所以説之者必將丨丨丨丨之君子也**千歲之信士**荀子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

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丨丨丨丨丨矣

大忠次忠下忠 荀子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丨丨丨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丨丨丨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丨丨丨矣

上勇中勇下勇 荀子有丨丨者有丨丨者有丨丨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國寶國噐國用國妖 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丨丨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丨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丨丨也口言善身行惡丨丨也

續然大夫 荀子子謂子家駒丨丨丨丨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

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注續言補續君之過
不能興功用魁士名人呂氏春秋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
瞑士呂氏春秋丨丨丨丨未嘗照故未嘗見
文錦練染淮南子故莞子丨丨丨丨也雖醜登廟子產丨丨丨丨也美而不
頻頻之黨甚於鸒斯揚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如玉如尊
瑩㸚變丹青揚子或問屈原智乎曰丨丨丨丨丨丨如其智如其智
書肆說鈴揚子好書而不要諸仲尼丨丨丨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丨丨丨也
佗則苓揚子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馬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丨丨丨丨
牛羊用人揚子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丨丨丨丨之丨丨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
雖隣不覿揚子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莊周
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丨丨丨丨也

少欲鄒衍自持 見上

君子不妄 揚子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丨丨妄乎丨丨

多知為雜 揚子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何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丨丨丨丨惟聖人為不雜

聖人不雜 見上

蜀莊沈冥 揚子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丨丨丨丨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難為也注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沈冥

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 揚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絕德絕力 揚子或問丨丨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

鼎扑牛非丨丨邪**蛛蝥之靡**揚子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丨丨丨丨也馬可謂之義也**蕭規曹隨**揚子或問蕭曹曰丨也丨丨也丨**槧人**揚子或問叔孫通曰丨丨也**虎哉虎哉角而翼**揚子或問酷吏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也**貨殖蚑**揚子或問丨丨曰丨**不純師不純表**揚子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丨丨丨行丨丨丨

古之膚使揚子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丨丨丨丨其猶劣諸注膚美也**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揚子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丨丨丨丨丨丨丨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揚子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為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也**魚質龍文**

抱朴子丨丨丨丨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

七制之主可以即戎文中子曰丨丨丨丨其人丨丨丨丨矣注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

諸葛無死禮樂有興文中子使丨丨丨亮而丨丨丨其丨丨乎

動權靜至文中子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丨也丨其丨也丨其顏氏之流乎

善藏其用文中子子曰仁哉樂毅丨丨丨丨丨讀樂毅論知哉太初善發其蘊

天之直人文中子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丨丨丨丨也徵也遂凝也挺若

荀史陸文文中子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並行於時有用捨焉

文中子達人哉山濤也丨丨而丨丨丨半矣皆思過

閉闗人文中子溫彦博曰劉伶何人也子曰

顏冉之器文中子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丨丨丨丨古之丨丨丨也

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三才九疇屬布衣**見上**幹輔**文中子或問韋孝寬子曰丨矣問楊愔子曰丨矣**簡敬**文中子或問謝安子曰丨矣問王導子曰丨矣**久於其道鍾美於是**文中子薛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真漢相**文中子子謂魏相丨丨丨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國語公使趙衰為卿辭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人傑**史記高祖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

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决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丨丨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重厚少文 史記高祖紀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丨丨丨丨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閎覽博物 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丨丨丨丨君子也

真將軍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至子卿起曰此丨丨丨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

猶龍 史記老子傳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丨丨邪

老子隱君子 史記老子傳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丨丨丨丨也

慘礉少恩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贊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丨丨丨丨

烈丈夫 史記伍子胥傳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丨丨丨孰能致此哉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傾危之士 史記張儀傳贊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

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丨丨丨丨哉

滑稽 **智囊** 史記樗里子傳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丨丨

多智 上見

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史記孟荀列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佳公子 史記平原君傳贊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丨丨丨丨也然未睹大體

爲燕尾生 史記鄒陽傳蘇秦不信於天下而丨丨丨

秀才 史記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丨其丨丨召置門下甚幸愛

國士無雙 史記淮陰侯傳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丨丨丨丨

握齱 史記酈生食其傳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丨丨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

木偶人衣綺繡 史記任安傳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

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
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
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
如丨丨丨丨之丨丨耳將奈之何

國器 史記韓長孺傳安國為人多大
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
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
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丨丨

才氣天下無雙 史記李將軍傳徙為上谷太守匈奴
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丨丨丨丨
丨丨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
太守

蒼鷹 史記郅都傳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丨丨

冠狗 漢書五行志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犬旤也賀以問郎中令
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丨丨也注師古曰
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

道人

漢書五行志｜｜｜始去注服虔曰有道之人去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

千里駒 漢書楚元王交傳德字路叔少修黄老術有智

夫唯大雅卓爾不羣 漢書景十三王傳贊｜｜｜｜｜｜｜｜｜河間獻王近之矣

是非頗謬於聖人 漢書司馬遷傳贊又其｜｜｜｜｜｜｜｜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良史之材 見上

小雅巷伯之倫 見上

口諧倡辯 漢書東方朔傳贊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

丨丨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言不純師行不純德 見上 **詼達多端** 見上 **依隱玩世** 見上 **滑稽之雄** 見上

近古之逸民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丨丨丨丨丨也

伯夷之廉史魚之直 漢書貢禹傳朕以生有丨丨丨丨丨丨丨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

耆艾魁壘之士 漢書鮑宣

傳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丨丨丨丨丨丨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

鄒魯

大儒 漢書韋賢傳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丨丨丨丨

天士 漢書李尋傳拔擢丨丨任以大職注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國之司直 漢書蓋寛饒傳贊蓋寛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丨丨丨丨無以加也

節亞翁歸 漢書何並傳贊何並之丨丨尹丨丨云

士之高致 漢書蕭望之傳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丨丨丨丨也按朋鄭朋

好節士 漢書蕭望之傳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丨丨丨勸望之自裁

儒宗 漢書蕭望之傳贊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丨丨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近古

社稷臣 見後漢書王常傳帝於大會中指常
上心如金石 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
漢室丨丨丨丨真忠臣也 有宰相器 後漢書冠恂傳恂
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 經明行修名重朝
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
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丨丨丨
丨 有折衝千里之威 後漢書賈復傳官屬以復後來而
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
督丨丨丨丨丨丨丨 此太僕之室 後漢書祭彤傳從東
方任以職勿以擅除 巡狩過魯坐孔子講
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丨丨丨丨
丨太僕吾之禦侮也按彤時為太僕 條侯穰苴之倫不
能過 後漢書祭彤傳論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
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
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 武

節剛方動用安重見上大才晚成後漢書馬援傳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

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按況援兄井底

蛙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元精所生王之佐

臣後漢書郎顗傳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顔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皎日忠貞之操好是正

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韓棱楚龍

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

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後漢書韓棱傳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

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

｜｜｜｜｜時論者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

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海內奇士後漢書臧洪傳中平末棄官還

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

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後漢書宋弘傳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

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後漢書宣秉傳遷司隷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崇英逸偉後漢書蔡邕傳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不墜於地

荀君清識難尚

鍾君至德可師後漢書鍾皓傳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

｜｜｜｜｜｜士之楷模國之楨幹後漢書盧植傳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也

一日千里後漢書王允傳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王佐才也

幹國之器後漢書岑晊傳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陽稱其有｜｜｜｜

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後漢書劉儒傳郭林宗嘗謂儒｜｜｜｜｜｜｜｜

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後漢書郭太傳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月旦評後漢書許劭傳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焉

琨玉秋

霜後漢書孔融傳論懍懍焉皜皜焉其與丨丨丨丨比質可也

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後漢書謝夷吾傳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丨丨丨丨丨丨丨仁足濟時知周萬物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魏志武帝紀注孫盛異同雜語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太祖大笑

噓枯吹生魏志武帝紀注張璠漢紀孔公緒能清談高論丨丨丨丨丨

冠世之懿魏志武帝紀注河間張超稱袁遺有丨丨丨丨幹時之量

儒林丈人魏志三少帝紀注傳暢晉諸公贊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並屬文論名秀為丨丨丨丨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有名號

龍翰鳳翼國之重寶魏志邴原傳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

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三人為一龍 魏志華歆傳注魏畧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時人號｜｜｜｜｜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裴樂優劣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荀綽冀州記楊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友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二兒之優劣即｜｜｜之｜｜也

子許少欲文生多情 魏志衛臻傳注郭林宗傳曰臻父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按子許茲字

一時雄兒 魏志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

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
矣又曰姜維自｜｜｜｜也與某相值故窮耳**天下英
雄唯使君與操耳**蜀志劉先主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
今｜｜｜｜｜｜｜｜｜｜本初之
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七箸**臥龍**蜀志諸葛亮傳先主屯新野徐庶
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
孔明者｜｜｜也將軍豈願見之乎**伏龍鳳雛**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
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
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
間自有｜｜｜｜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管
蕭亞匹**蜀志諸葛亮傳亮之器能
政理抑亦｜｜｜之｜｜也**絶倫逸羣**蜀志關侯
傳侯聞馬
超求降舊非故人侯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侯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
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
髯之｜｜｜｜也侯美鬚髯故亮謂之髯**南州冠冕**

蜀志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丨丨士之丨丨由是漸顯

非百里才 蜀志龐統傳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丨丨丨丨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國之元寶 蜀志秦宓傳注劉焉表薦任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丨丨丨丨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

廊廟器 蜀志許靖傳評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丨丨丨也

歎述不去口實 蜀志黃權傳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丨丨足下丨丨丨丨丨

掞張 蜀志鄧芝傳孫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厷丨丨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注

挨音夷念反或作豔盖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筆妙舌妙刀妙吳志吳主傳注沈友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嘿然莫與為對咸言其丨之丨丨之丨丨之丨三者皆過絕於人生子當如孫仲謀吳志吳主傳注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宗室顏淵吳志宗室傳注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甞稱為丨丨丨丨蜀之揚雄今之仲舒吳志闞澤傳注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盖丨丨丨丨丨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丨丨丨丨也東南之美非徒竹箭吳志虞翻傳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

之治易乃知｜｜｜｜者｜｜｜｜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當今無輩 吳志張温傳温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

是我輩人 晉書石苞傳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

今日顏子 晉書羊祜傳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之｜｜也

子奇甘羅之儔 晉書裴秀傳度遼將軍毋丘儉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元静守真性入道與博學强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兼包顏冉游夏之美

頠若武庫五兵縱橫 晉書裴頠傳弘雅有遠識博學

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一時之傑也**杜乂膚清叔寶神清**晉書衛玠傳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雅素佳士**晉書譙剛王遜傳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丨丨丨丨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按承譙剛王遜子**人之領袖**晉書魏舒傳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丨丨丨丨丨也**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晉書劉智傳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寐矣**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晉書唐彬傳奉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

參軍孔顗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鶱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鶱甚遠帝笑曰但能｜｜｜｜｜｜｜彬｜因辟彬為鎧曹屬

超然元著晉書王戎傳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扎之間｜｜｜｜

璞玉渾金晉書王戎傳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纚纚如束長竿

欽其寶莫名其器見上

瑶林瓊樹風塵表物見上

用長用短見上

纚纚如束長竿見上

當從古人中求晉書王衍傳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耳

口中雌黄晉書王衍傳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

更世號｜｜｜｜｜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如珠玉在瓦石間晉書王衍傳衍儁秀有令
望希心元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
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見上神峰太儁晉書王澄
傳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
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
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按平子澄字落落穆穆見上已經平子見上人之水鏡
晉書樂廣傳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
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若披雲

霧而覩青天見上森森如千丈松晉書和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丨丨丨丨丨丨丨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大厦棟梁見上有孫孟之風

嚴鄭之操晉書李重傳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緼韞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遯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按沉劉沉原霍原萬物不能移晉書阮咸傳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丨丨丨丨丨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兼有諸人之美晉書阮裕傳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丨丨丨丨丨丨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晉書謝鯤傳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

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丨丨丨丨丨丨丨

木屑霏霏 晉書胡母輔之傳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丨丨丨丨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按澄王澄

兖州八伯 晉書羊曼傳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黜伯凡八人號丨丨丨丨蓋擬古之八儁也

四伯 晉書羊聃傳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丨丨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滑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八達 晉書光逸傳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

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丨丨按逸字孟祖輔之胡毋輔之懸河瀉水晉書郭象傳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丨丨丨丨注而不竭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晉書陸機傳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晉書陸機傳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晉書陸雲傳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丨丨丨丨丨丨丨在乎四五之間晉書陸喜傳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丨丨丨丨丨丨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元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

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為謟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没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寐矣

百代文宗 晉書陸機傳唐太宗制遠超枚馬高躡王劉丨丨丨丨一人而已

連璧 晉書夏侯湛傳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搆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丨丨

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晉書孫楚傳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鄉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一詠一吟許將北面 晉書孫綽傳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荅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按許謂許詢

吏非吏隱非隱

晉書孫綽傳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道｜｜｜｜｜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晉書吾彥傳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

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晉書索綝傳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

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晉書成公簡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

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晉書王導傳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

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

勞似孔明晉書陶侃傳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陸抗諸人不能及也道韻平淡晉書郗鑒傳彦輔｜｜｜｜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按彦輔樂廣南金晉書顧榮傳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欵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彦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也書奏皆納之金玉其質見上荒萊特苗鹵田善秀晉書楊方傳惲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竒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閭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

獎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按恢諸葛恢循賀循

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

晉書桓彝傳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叙之

海岱清士見上

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

晉書王湛傳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輙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

渡江名臣皆出其下

晉書王承傳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

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丨丨丨丨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丨丨丨丨為中興第一

中興第一

見無官官事無事事心 晉書劉惔傳孫綽為之誄云居官丨丨丨之丨處事丨丨丨之丨時人以為名言

勃窣為理窟 晉書張憑傳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丨丨丨丨丨按惔劉惔

公才公望 晉書虞騤傳王導常謂騤曰孔愉有丨丨而無公望丁潭有丨丨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諂道佞佛 晉書何充傳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丨於丨二何丨於丨

正

字拔人 晉書蔡謨傳初克未仕時河内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按克蔡謨父

向謂問人不謂問位 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君侯｜｜｜｜｜｜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未若長卿慢世 晉書王徽之傳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也

小者佳 晉書王獻之傳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

故知獲士一人有半晉書習鑿齒傳後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之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裁｜｜｜｜｜耳珪璋特達機警有鋒晉書顧和傳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按導王導山南有人晉書何琦傳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馬何公真止足者也野鶴在鷄羣晉書嵇紹傳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之｜｜｜立為顏回壽虗為游夏羅憲為子貢晉書文立傳師事譙周門人以｜｜｜｜陳｜李｜｜｜｜｜｜｜｜寒素之死

病榮達之嘉名晉書王沉傳空囂者以泓噌為雅量璅
慧者以淺利為鎗鎗䀳胎者以無撿為
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
蠢者以色厚為篤誠菴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眡眡者以
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
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
｜｜｜湘中琳瑯晉書羅含傳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
｜｜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之｜
｜按君章含字才絕畫絕癡絕晉書顧愷之傳俗傳愷之
有三絕｜｜｜｜｜不言
而四時之氣備晉書褚裒傳謝安亦雅重之恒
云裒雖｜｜｜｜｜亦｜孫仲謀
晉宣王流亞晉書桓溫傳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
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
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
｜｜｜｜｜之｜｜｜也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

固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
若殷仲文｜｜｜｜｜｜｜｜｜｜｜言其文多
而見書
少也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晉書劉元海載記幼好學
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
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
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
書傳常鄙｜｜｜｜｜｜｜｜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
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
兩公屬太宗而不能
開庠序之美惜哉
姿宇神調英雄之魁晉書劉曜載
記岳從容謂
曜曰劉生｜｜｜｜｜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
微風搖之者｜｜｜｜｜卿其人矣按岳崔岳吾門摽秀
晉書慕容皝載記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
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眈幼
而奇之曰此兒非惟｜｜｜
之｜｜｜乃佐時之良器也
魏之陳徐晉之潘陸晉書姚
興載記

謂其黄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儁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方時論甚美方敞｜｜｜｜｜｜｜｜

西方英儁見上

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

晉書馮跋載記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馬藻令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何識子之晚也按素弗馮跋弟

紅紫成章邱陵生韻

晉書慕容德載記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乗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邈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

丨丨丨俛仰則丨丨丨丨丨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八

言語部四

品藻下

台鼎人 宋書謝方明傳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闇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丹陽尹劉穆之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無論復有才用

應有盡有應無盡無 宋書江智淵傳為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谘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人所｜｜｜｜者其江智淵乎

始平始安可謂二始 宋書顔延

之傳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眞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郡今卿又為｜｜｜｜｜｜｜黄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俗惡俊異世疵文雅見上望雖不足才能有餘宋書臧質傳任鬻之樂安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氣概高亮有太尉彦雲之風宋書王元謨傳元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清節必繼美吳隱之宋書王鎮之傳出為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將｜｜｜｜｜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

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荊楚仙人**宋書龔祈傳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丨丨丨也**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宋書自序沈林子簡素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讃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啟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歎息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後來佳器**齊書豫章王嶷傳入為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丨丨丨丨也**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齊書王儉傳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嘗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蓋自比也**今之樂廣**齊書張緒

傳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正始遺風**齊書張緒傳吏
鏡謂人曰此兒丨丨丨丨也部尚書袁粲言
於帝曰臣觀張緒有**過江未有人**齊書張緒傳僕射王
丨丨丨宜為宮職儉謂人曰北士中覓
張緒丨丨丨丨丨不知陳**使人不衣自暖**齊書謝超宗
仲弓黄叔度能過之不耳傳為義興太
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
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丨丨丨丨丨矣超宗既坐飲
酒數甌辭氣横出**風流不墜政在江郎**齊書江斅傳尚
太祖對之甚歡孝武女臨汝公
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為
尹見斅歎曰丨丨丨丨丨丨數與宴賞留連日夜
江東裴樂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清介正直不雜交游會
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
緒稱之曰丨**閣下自有二驥**齊書劉繪傳豫章王嶷為
丨丨丨也江州以繪為左軍主簿隨

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儆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丨丨丨丨丨丨也

卿過李偉我非林宗 齊書樂頤傳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為設食枯魚菜葅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羮數種杲之曰丨丨於茅丨丨丨丨郭丨丨

祖逖之流 梁書鄭紹叔傳時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馬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丨丨丨丨丨也

精神秀朗 梁書范雲傳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丨丨丨丨而勤於學卿相才也

卿相才 見上

王訓無謝彥回 梁書王訓傳遷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丨丨丨丨丨

神情

不凡必成佳器梁書傅昭傳昭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歴日為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書到洽傳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

昂昂千里之駒梁書袁昂傳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在鄉有之今改鄉名為昂即千里為字

金山玉海梁書朱异傳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塘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萬丈緣陟未登｜｜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遠必有

千里之用**鄒魯遺風英賢不絶**梁書羊侃傳高祖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荊南秀氣**梁書劉之遴傳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丨丨丨丨丨丨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千里**

絶迹百尺無枝梁書王規傳大同二年卒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峰標映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文辨縱横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端右材**梁書蕭介傳侍中闕選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强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丨丨丨之丨也**臧盾之飲蕭介之文**梁書蕭介傳初高祖

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顔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即席之美也

東南美　梁書劉孺傳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劉孺雒陽｜｜｜見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雒陽才　上見

當勝曾子　梁書滕曇恭傳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為｜｜｜｜

為儒者宗　梁書賀瑒傳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

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梁書庾詵傳子曼倩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為主簿遷中録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

田鳳清屬桓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意聖人陳書沈不害傳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撿僕射汝南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丨丨丨乎兩王人南史謝晦傳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丨丨丨耳蕭散直上南史王惠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丨丨丨丨王郎有如萬頃陂焉有如萬頃陂見上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南史柳惲傳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丨丨丨丨丨明珠南史劉孺傳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丨丨也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南史劉遵傳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

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
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
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元黄成采既以鳴謙表
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
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
而不會遇｜｜｜｜｜｜｜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
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雉此
亦感鳳一羽足以騐其五德

半天朱霞雲中白鶴　南史

劉訏傳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
｜歊矯矯出塵如｜｜｜｜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
纊按歊訏族兄

此子當準的人物　魏書宗室孚傳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

崔光等見孚咸曰｜｜｜｜｜｜｜
｜｜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

言同百舌膽若鼷鼠　魏書

宗室慶和傳東豫州刺史為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
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

行責之曰｜｜｜｜｜｜｜｜｜｜｜遂徙合浦

當爲宗室領袖我不妄談人物 魏書任城王澄傳以氏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也

文武頻出其門 魏書宗室嵩傳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以功賜爵高平縣侯

胸中所懷踰於甲兵 魏書崔浩傳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乃｜｜｜｜｜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

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

佳麗 魏書盧元明傳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元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

黃中內潤文明外照 魏書高允傳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元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必為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

劉生堂堂搢紳領袖 魏書劉懋傳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

朝之儒秀 魏書郭祚傳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浩浩如黃河東注 魏書崔光傳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

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固今日之文宗也

有規檢禰衡無冰稜文舉北齊書盧文偉傳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

｜｜｜思道

謦欬為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北齊書崔㥄傳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驩譁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使人那得不畏服

物外司馬北齊書王晞傳性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

此人風流警拔北齊書裴讓之傳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裴文李為不亡矣

佳舍人北齊書裴讓之傳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

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丨丨丨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

獨孤公猶鏡 隋書高熲傳右衛將軍龎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疏黜因謂熲曰丨丨丨丨丨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按熲父賔賜姓獨孤氏

河朔英靈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賔館受國書

襄陽水鏡 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丨丨之丨丨也

復在於玆 隋書柳莊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寳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德為人表行為士則 隋書盧昌衡傳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論者以為美談

金城湯池 隋書辛彥之傳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丨丨丨

丨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

齊平寶鼎歸 北史魏宗室偉傳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丨丨丨丨丨為辭人所重如此

精神太遒 北史崔㥄傳㥄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丨丨丨丨

趙李人物 北史李渾傳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丨丨丨丨今寶居多使還為東郡太守

北間第一才士 北史邢邵傳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丨丨丨丨何為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不可

能賦能詩 北史陽休之傳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陽休之

有君子貌兼君子心　北史楊達傳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者唯楊達耳

業重籯金器成琢玉　舊唐書禮儀志永泰二年勅曰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脩德立身事資括羽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學質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將子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子生欲其｜｜｜｜｜｜｜日新厥德代不乏賢

激濁揚清　舊唐書王珪傳時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飛鳥依人自加憐愛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太宗目無忌曰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

一代楷模舊唐書李靖傳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强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為｜｜｜｜乃下優詔加授特進

倉曹人物志舊唐書李守素傳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証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

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
既言成準的宜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
梁代稱為五經笥今目**霞開飈起**舊唐書孔穎達傳貞
丨丨為丨丨丨可矣觀十八年圖形於凌
烟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海曲明珠東南遺寶**舊唐書
闕里精義丨丨丨掞辭丨丨狄仁傑
傳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
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
過知仁矣足下可謂丨丨之丨丨丨丨
丨之丨丨薦授幷州都督府法曹**後來詞人稱首**舊唐
書張九齡傳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中
書令與九齡同姓叙為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丨丨
丨丨丨丨也九齡既**塵外孤標雲間獨步**舊唐書杜審
欣知己亦依附焉權傳制曰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鍾行直白璧冲粹

孕靈岳之秀精明含列宿

之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春蘭秋菊俱不可廢舊唐書裴守真

傳子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

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

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

劣崇業曰譬如丨丨丨丨丨丨也醍醐乳腐舊唐

書穆贊傳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為搢紳所仰質

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

酪質美而多入為酥貟為丨丨賞為丨

丨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寒松千丈舊唐書穆

寧傳論穆祕監之剛正鷙鳥逐雀英氣動人舊唐書竇

如丨丨倚巖丨丨勁節羣傳論竇

容州之敢決如丨瑞玉晴川舊唐書鄭朗傳詔曰鄭朗

丨丨丨丨丨丨丨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藹若

丨丨澹天下文宗舊唐書陳子昂傳家世豪富子昂獨

如丨丨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

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矣由是知名

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 舊唐書郎餘令傳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

當為國器聳壑昂霄 唐書房元齡傳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但恨不見其｜｜｜｜云

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薛收傳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御也｜｜｜｜｜｜｜｜令賜黃金四十挺

鳶肩火色騰上必速 唐書馬周傳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要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恐不能久

我家龜龍 唐書崔沔傳沔字潤甫尤工五

言詩混歎因字呼曰
海子｜｜｜｜也
多識君子
唐書褚遂良傳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哉

五百歲一賢者生
唐書員半千傳羇丱通書史容晉州州舉童子房元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

形如死灰心若鐵石
唐書唐臨傳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

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云識清貌古唐書韓思復傳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大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丨丨丨丨恨仕不及宰相也稚圭今之管蕭唐書張文瓘傳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丨丨丨丨丨吾所不及盛德遺範唐書韋陟傳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為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丨丨丨畫在是矣遺直遺愛兼之者魏公唐書魏知古傳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丨丨子產古丨丨丨丨丨丨其丨丨丨乎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唐書盧奐傳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丨丨丨丨丨丨丨後出詞人之冠唐書張九齡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丨丨丨丨丨也朝廷羽

翮唐書李程傳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也

本求茂才乃得遷

固唐書韋述傳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侻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遂上第

當文二都之間唐書郗士美傳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矣

國瑞唐書劉晏傳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楊氏之慶唐書楊嗣復傳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也因字曰慶門

日角珠廷非庸

人相唐書李玨傳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髙第

清廟之器唐書李玨傳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豈摯搏才乎除禮部貟外郎

飣座棃唐書崔瀺傳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目曰｜｜｜言座所珍也

百錬鋼唐書元德秀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頴士或問所長華曰頴士若｜｜之｜不可屈

藥籠中物唐書元行冲傳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不可一日無也

三珠樹唐書王勃傳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

干將莫邪難與爭鋒唐書李邕傳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

｜｜｜｜｜
但虞傷缺耳

謫仙人 唐書李白傳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

玉界尺 五代史六臣傳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

桂林之下無雜木 宋史李昉傳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幼時揚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非虛言也

大事不糊塗 宋書呂端傳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決意相之

風流安石瀟灑淵明 宋史沈遼傳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謝｜｜｜｜陶｜｜之稱

經馳萬馬中能駐足 宋史王存傳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者其王存乎

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宋書謝枋得傳性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

光風霽月宋史周敦頤傳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

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宋史文同傳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

冰壺玉尺纖塵弗汙元史黃溍傳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

|消堅釋石桓寬鹽鐵論東方朔自稱辯畧||||當世無雙

憤憤僊僊姚姚劉向說苑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

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丨丨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丨丨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焉與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劒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丨丨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浸水膏雨

孔叢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

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産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産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産之仁愛譬夫子其猶丨丨之與丨丨乎康子曰子産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文之烏獲 王充論衡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丨丨丨丨也

超而又超 王充論衡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丨丨丨丨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

鴻儒世之

金玉王充論衡故夫卯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也奇而又奇矣

河漢涇渭王充論衡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也其餘｜｜也

精潔心過於丹青荀悅前漢高后紀讚曰王陵之徒｜｜｜｜｜｜矣

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王粲英雄記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嘆曰若華公可謂｜｜｜｜｜｜｜｜｜者矣

風雲之器袁宏後漢紀袁宏曰馬援才氣智略足為｜｜｜｜｜｜躍馬委質編名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

稱量天下繩墨四海袁宏後漢紀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之人揚清激濁｜｜｜｜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塗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彫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

顯處視

月劉義慶世說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丨丨丨丨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牖中窺日見上

世之干將劉義慶世說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丨丨丨丨

謖謖如勁松下風劉義慶世說世目李元禮丨丨丨丨丨丨丨

平輿二龍劉義慶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丨丨之淵有丨丨馬

九皋鳴鶴空谷白駒劉義慶世說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徊懸鼓之待槌

八音琴瑟五色龍章見上

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劉義慶世說王公目

太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三年少劉義慶世說阮光祿云王家有丨丨丨右軍安期長豫吐佳言如屑劉義慶世說胡母彥國丨丨丨丨丨丨後進領袖豐年玉荒年穀劉義慶世說世稱庾文康為丨丨丨丨丨丨排毅為丨丨丨丨標鮮劉義慶世說世目杜弘治丨丨丨季野穆少穆少見上林澤中為自遒上劉義慶世說王右軍道謝萬石在丨丨丨丨丨丨丨歎林公器朗神儁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疏風領毛骨不復見如此人見上標雲柯而不扶疏見上樂託劉義慶世說謝中郎云王修載丨丨之性出自門風文學鏃鏃無能不新劉義慶世說謝鎮西道敬仁丨丨丨丨丨丨丨亭亭直上劉義慶世說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丨丨丨丨阿大羅羅清疏羅羅清疏見上

觸目琳琅劉義慶世説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丨丨見丨丨珠玉

日月入懷劉義慶世説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丨丨之丨丨

單衣襜褕有餘劉義慶世説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當薦於曹公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丨丨丨丨則丨丨

嵯櫱劉義慶世説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丨丨

攀安提萬劉義慶世説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丨丨丨丨

遊雲驚龍劉義慶世説時人目王右軍飄如丨丨矯若丨丨丨

有天際真人想劉義慶世説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丨丨丨丨丨丨

不復似世中人劉義慶世説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遥望歎曰此丨丨丨丨丨丨

湛若神君劉義慶世

說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嶽峙淵清 劉峻世說注李氏家傳曰膺｜｜｜｜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頵頵如玉山 見上

軒軒如千里馬 見上

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見上

德為龍光聲化鶴鳴 酈道元水經注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於永嘉中始為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峩峩南岳烈烈離明實敷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

傑出薄域 酈道元水經注孺子名稚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

問尚書令陳蕃徐稚袁閎誰為先後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稚｜｜｜｜故宜為先

孤峰

絶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劉肅大唐新語張説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説堅二人存焉説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説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為先後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為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説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

一時之秀也

半英雄 殷芸小說傳巽有知人之鑑在房州目龐統為｜｜｜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醉聖 王仁裕開天遺事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

滕屠鄭沽 魏泰東軒筆錄王荆公為館職與滕甫同為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違其言寘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為人薄於行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為滕所賣忿見於色辭滕遽操俚言以自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快然答曰公何不愷悌凡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為呪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為｜｜｜｜

奇逸通脫驪子墮地 葉夢得避暑錄話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真｜｜｜｜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八